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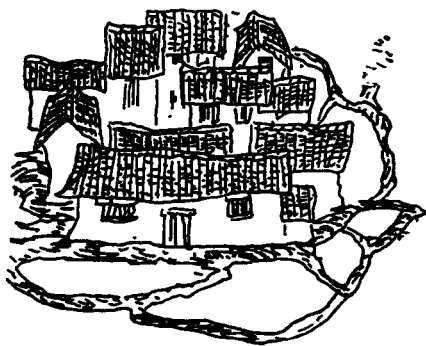


风雨前夕

朱青冰 著

风雨前夕

朱青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风 雨 前 夕

朱青冰 著

责任编辑：马小驹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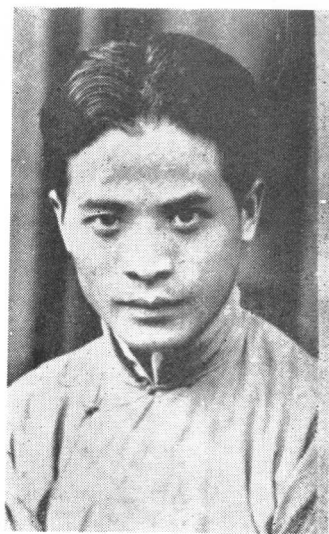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82,000 印张：9 印数：1——4,800

统一书号：10109·1919 定价：1.05元



作者像

目 录

朱青冰其人其事(代序)	秦牧(1)
第一章	(4)
第二章	(22)
第三章	(38)
第四章	(61)
第五章	(79)
第六章	(96)
第七章	(121)
第八章	(153)
第九章	(174)
第十章	(192)
第十一章	(209)
第十二章	(228)
第十三章	(245)
第十四章	(264)
写作中	朱青冰(280)

朱青冰其人其事(代序)

秦 牧

听到一些熟悉的朋友说，湖南要出版朱青冰的长篇小说遗著，出版之前，邵阳市的文学刊物《新花》，将预先摘载其中若干章节。我悚然一震，既觉得高兴，也感慨万千。

抗战期间，桂林曾有“文化城”的美称。由于桂系人物和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桂林保持着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自由空气相对浓厚一点，曾经成为“文化人”云集，出版事业空前繁荣的地方。在“江南事变”发生以后，情形有了不小的改变，进步文化工作者撤走了许多。但是比较起国民党统治区的其它城市来，它仍然稍微好些。例如：《新华日报》，在这座城市里仍然经常可以看到，党的没有公开身份的文化工作者，仍然有不少人以桂林为工作据点。中间和进步刊物、书籍的出版，仍旧相当活跃，依然保持着整个国民党区出版事业主要枢纽的位置。各地文化工作者不期而聚的，数量十分可观。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约莫1943年间，我在桂林认识了朱青冰。

他的本名叫朱容，湖南邵阳人，年龄比我略长，当时大概三十岁。他很瘦削，容貌聪颖俊秀，身材中等，讲一口带着浓

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经常穿一套蓝布长衫或深灰色唐装，几乎从不穿中山装，显出文弱优雅的、旧时北方大学生或国文教师的那么一种格调。他到桂林，是来做高中语文教师的，同时，业余写些小说。和我们谈话时，常常提起邵阳乡间的风物。

因为他认识的朋友我也认识，交谈之后，我们就很熟落了。朱青冰以后就搬来和我同住一屋，隔着一重薄薄的板壁做伴。他勤奋极了，读书、写作常到深夜，写一手很漂亮的毛笔蝇头小楷。大概是由于熬夜熬得厉害，为了提神的缘故吧，他抽烟抽得很多，加上有肺病，因此常常咳嗽，咳得严重时，有时夜里把我也吵醒了。

和朱青冰的接触使我对他很敬重。因为他很勤奋，为人正派，有强烈的正义感，对国事，对文学，我们的见解都很接近。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官商们投机取巧，“越打越肥”，人民群众的生活日益困难。大多数的人辛勤终日，不得一饱。抗日前线不断传来败讯，国统区死气沉沉。不少青年在这种情形下，消极了，是非不分了，有的开始醉生梦死，“与世浮沉”。但是，也有人看清问题的症结所在，认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即使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也时刻倾听党的号召，起码坚持清白，坚持走抗战的道路，不腐化，不堕落，尽力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朱青冰就是这样的青年当中的一个。现在，在许多人看来，这大概不算怎样的进步，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难能可贵的。

朱青冰在湖南的一间什么学院（好象是“民国学院”）的中文系毕业，对他们的老师张天翼极其尊敬。这位老师给他来信

时，他常拿给我看，从信中开玩笑、谈闲话等等语气看来，他们师生关系一如兄弟，融洽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我当时只看过朱青冰的一些短篇小说，写得很有生活气息，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的，颇有历历如绘、栩栩如生的妙处。内容大抵是描绘农村小镇的风貌，抨击黑暗落后的事物，向往光明前景的。在当时的青年文学朋友当中，我觉得他是很有才能的一个。桂林的《文学批评》杂志上，也发表过他的一些文学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没想到这样一位初露锋芒的作者，后来回湖南养病，不久就病逝了。当时，朋友们都十分震动和悼惜。与其说他死于肺病，不如说他死于贫困。

象这样一颗“文学种籽”，如果栽在肥沃的土壤上，不过早夭折，必然可以成长为亭亭如盖的大树。

我不知道朱青冰还有后人，还有遗稿。而这遗稿又能在解放后的土地上发表和出版，让乡亲父老和读者群众看到。算起来，它们沉睡的时间，比朱青冰在世的岁月还要悠长。现在能够重见天日，真是令人一则以悲，一则以喜了。

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能够产生多少奇迹，就是从朱青冰遗稿重新获得生命这么一件“小事”（和许多大事相对来说）看来，也是让人可以领会一、二的。

我写下这么一篇小文，就当做献到亡友墓前的一把小小花束吧。

第一章

广袤的平原展开在亮蓝的天宇底下。四周遭是一带起伏的连山，那杂木苍翠而绵亘不断的岗峦，从东北角奔赴开去，又向东南角紧紧地回抱过来。正北面，耸立着一座石岩，岩壁上有藤萝攀缘着、垂吊着。这平原尽是肥沃的土地，其间阡陌纵横，是丰收可望的稻田，是结实累累的玉蜀黍圃，是收获过后而倒塌了的黄瓜棚，是青青的小辣椒树。零星错落地，列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宅院与茅屋。

一条石铺的大道，自北而南，通过这平原的中部，把所有的宅院茅屋与田土划分成东西两半，而曲曲折折的伸展到那条峥嵘东流的小河边。这条小河开始自西而来，到石岩面前，被阻止住，便顺着那一带连山而向南急流。绕过了山，才又平静地“不舍昼夜”地东流。村头上的大路，到小河边，就接着有一座颇为宽广的有着三个环洞的石桥。过桥之后，就是“三塘镇”了。镇上有百十户人家，——酒店，屠坊，和杂货铺子。

市镇东面的中腰，有一家“包整满汉筵席”的馆子“松和轩”。一向，大抵买卖面条，包子，馄饨，和小吃之类，还在隔壁开了间门面叫做“松和糟坊”，专卖老酒。石生老板自己兼作“白案师父”，每天趁一早就作出些“面食”来应市。另外，雇了那位在三塘镇上大家闻名的第一把好手许寿全作“油案师父”，

叫他专管炒菜。

此刻，许寿全正站在店堂左边油案前面，淌着汗，抡着两把雪亮的菜刀，飞快地在砧板上斩肉泥，刀声一片，响得有板有眼。

“娘卖肠子的，”许寿全喃喃着，“五六串卵铜钱办个席面，点上十大碗菜不算，菜里头还要这么一个娘的狮子头，嘿！”

石生老板赤膊着坐在铺口，他的旁边有一个木架，支着两张白木“条盆”，上面堆叠着面条包子，用一块润湿的白布掩罩着，但前面露出来作幌子的那些，却正有些苍蝇在爬来爬去，石生老板有时就把蒲葵扇来赶。他的个子矮而微微发胖，肚脐露出在裤头上面，从那儿长出一簇黑黑的汗毛，浮屠似的一直伸到两乳之间的心窝上。

听到许寿全的话，他就说：

“老许，算了吧，横直没有办法。三塘镇上，姓傅的是一霸，他爱怎么就怎么。不是么，如今祁大老爷还不是也只好连田都卖把他了，其他的‘诸色人等’还有个屁话讲。娘卖烂那个的。”

许寿全斩好了肉泥，开始捏狮子头，背上汗水淋漓，他油着双手不好措，就叫学徒阿森来措掉。

“祁大老爷为人也太厚道了，”许寿全接着说，“欠了千把几百两银子，打什么鸟紧。他好意思开口问我要这庄窝边的上好田，我偏偏不给，他又咬鸟么？姓傅的可以奈何三塘镇的泥腿子，却奈何不了祁府上，偏是祁大老爷肯进他的圈套。娘卖的那沈桐生也恨不得换个新主子似的，跟在莫云卿屁股后面串来串去串成这件事，我看他以后有得受呢，嘿。”

石生老板揩揩肚子上的汗，又突然发一笑。

“嘿，哪里要等以后，”他说，“眼前就报应昭彰了。他这次串成这注买卖，想在傅家讨一个好，却想不到倒了霉了。第一，‘中人钱’吃莫云卿揩住，他能够分得几个到手？第二，这庄田虽则仍旧佃下来归他沈桐生种，不过傅太爷这位新主子说，祁大老爷不会经管，租谷‘俵’得太少，要加十石租。后来送把莫云卿一只三斤来重的肥母鸡，请他从中说好话，总算只加了五石租完事。沈桐生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活报应！”许寿全痛快地说，“如今他沈桐生东一竹杠西一斧头，专门盘剥善良，也置了一二十亩田地的产业了，就忘记了个来龙去脉。想起那时际在祁府上当奴才小子，祁大老爷何等看重他。后来见他勤谨，抬举他作个佃户。不想他如今还帮同‘傅算盘’来挤他的旧主子，我总替祁大老爷不平。”

石生老板“啪”的一扇子拍死了包子上的几只苍蝇，站起身用手抓着丢了，仍旧坐下去。

“唉，三十年河东，”他嗅了嗅蒲葵扇，皱皱有名无实的眉毛道，“三十年河西，世界上的事哪里有个定规。祁府上这几年也的确消折下来了。祖上作过大大小小的官，自己也在京里当过翰林院，论势派，傅太爷才不过爬起来一二十年，哪里敌得过祁大老爷。不过祁大老爷如今告老在家，什么事也不管。傅太爷却仗着个监生底子作了‘当坊土地’，恐怕我们三塘镇的人，慢慢的就只晓得有个傅太爷了。论儿子这一辈呢，祁大少爷只晓得吹鸦片，二少爷又是个头号书呆子。傅老大呢，在城里开得有大字号，三塘镇又来一间‘裕丰泰杂货店’，好不有钱。

傅老二听说会巴结上司，如今听说也快有个知县的前程了。只有傅老三，不三不四，看见年青女人就叮在屁股后面嗅。嘿嘿，”石生老板冷笑道，“娘的沈桐生却偏偏肯把个——”

石生老板的话还没说完，有一个粗脚粗手、呆钝钝的黑汉子走过来，石生老板马上住口。那汉子走进店堂，将手里一个大瓦钵子搁在油案上。

“五哑巴，”石生老板朝黑汉子道，“这瓦钵子是你傅太爷叫你送来的？”

五哑巴仍旧板着面孔，待理不理的点点头道：

“唔。”

“盛汤汤水水拿回去的？”石生老板追问一句。

“鬼晓得！”五哑巴答过，咕咕喳喳踏着双新草鞋就走。

石生老板用蒲葵扇拦住他。

“呃，老弟，慢慢着，”石生老板说，“傅太爷他们快来了么？”

五哑巴大踏步向南往进城的路走着道：

“契据是写完了，押也画了，——我还要进城去，明天要替裕丰泰挑货回来。”

五哑巴走了，石生老板拿起那个大大的钵子，看了看。

“嘿，真是名不虚传的‘傅算盘’，”他苦笑着说，“连残汤剩菜都放不过，送一个这么大的钵子来装。娘的怎么不送个大缸子来。我们开馆子的人，只该扯开铺门板子喝西北风，请他傅太爷来吃酒吃肉。”

是这样咕噜着，石生老板一手拿着钵子，一手用蒲葵扇扇

着屁股，走进堂屋里，将钵子摆在西南角落一张小条桌上，一面又朝外四边吩咐阿森道：

“阿森，等一会你上菜，撤碗的时际，如果碗里有他娘卖的汤汤水水、骨头菜脚子，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一起倒进这个戾钵子里。——娘的，钱也是‘狠’出来的，越‘狠’就越有钱。”

于是他把蒲扇往背后的裤带上一插，自己动手来调摆桌凳。桌子摆在堂屋当中，“上席”摆两把太师椅子，“陪席”也是两把太师椅子，左右两边各摆一张条凳。摆好桌凳，就叫阿森来摆酒杯、汤匙、筷子和酱油碟。阿森摆呀摆的摆上照例的八套，石生老板说，傅太爷定席时讲定只有五个人，叫阿森收回三套去。但石生老板又说：得留一个汤匙放在条桌上，等一会要舀辣椒酱的。

忽然，石生老板飞快地向堂屋壁子上取下一件短布衫穿起来，也不管衣服后襟被蒲扇撑住了，而且也来不及扣拢纽扣，就这样“草草不工”的走出店堂，笑嘻嘻地朝门外乱拱着手。

“吁，吁，各位老爷早，”石生老板唱歌似地嚷嚷着，“各位老爷请进，请堂屋里坐。”

门外边这时走进几个人来。

为头的是傅正纲傅太爷，五十上下年纪，褐色长方脸，有两撇黑黝黝的胡子。他穿一套白色土布短汗衫袴，左边手腕上挂一件宝蓝色竹布长衫。——这件宝贝长衫，除了进衙门见官，上祠堂祭祖，是不大肯随便穿上身的，总是挂在手腕上，表示自己是个有身份的阔乡绅。他本来走在这一群人后面，快进松和轩时，才紧走几步，跨到店门口来迎接客人。他的手里握一

把红色油纸扇，拱起来，不停地叫道：

“请，请！”

第一个被请进来的，是祁孟铭祁大老爷。他年纪比傅太爷大过五六岁，胡子花白了，瘦长脸，白白的；大鼻子，高额角，眯眯的眼睛上戴一付金边近视眼镜。他穿的是天青色圆领纱衫，腰际系一条翠玉盘龙扣带，粉底双梁便鞋。手里轻轻摇着把象牙柄着色山水纨扇，踏着寻诗觅句的方步踱进店堂，一面点点头说“请请”。

第二个是莫云卿。他是三塘镇跑门户的出色人物，好几年来都作着三塘镇镇董。他的塌鼻子下招着，几茎稀疏的髭须，横方形脸，细眉细眼，老是挤紧了在笑着。他手里抓着一根玻璃嘴白铜斗、三尺来长的乌木旱烟杆，进店时，两手拱得高过额角，朝傅太爷偏着，尽是摇呀摇的。

“不敢不敢，请请！”他埋着头往里走，口里这样说。

祁幼铭二少爷是个二十上下的俊秀后生，他跟住莫云卿进店，笑着拱拱手就往里头走。

接着，是一阵“啪啪”的响声，只见沈桐生赤着双大脚板，穿了双新布鞋，鞋底挺硬，着地有声，他却兀自摇摇摆摆、斯斯文文地走着。他是短装束，衣袴都浆得硬梆梆的，走路时摩擦得窸窣作响。腰间系一条又长又阔、用整段蓝布做成的腰带，乡下人叫做“汗巾”，每个人都有一条的。他啪啪的走到傅太爷身边，作鼓正经地作一个揖，然后才又摇摇摆摆、斯斯文文地走进去了。

最后面是傅太爷的宜之三少爷，这家伙走路老是爱东张西

望，肩膀一耸一耸的仿佛木匠手里舞着的钻子。他就这么一耸一耸地舞进店堂。

傅太爷怒目而视地扫了一眼他的三少爷，用油纸扇指点着他的鹰钩鼻子道：

“你先到堂屋里去照料客人，我跟石生老板有一两句话说。”

石生老板自始至终也都陪在一旁拱手道“请”，暗地里却发现主客总共是六位，正在纳罕，傅太爷道跟他有话说，他就吊下膀子来望着他道：

“你老人家有什么吩咐？”说过，他暗想，“多了一个人，大概会加给我一些钱的。”

傅太爷目送着三少爷进了堂屋，打开油纸扇来扇着，慢条斯理地说道：

“石生老板，呃，”他放低了声音接下去说，“今天，想不到祁大老倌也亲自来了，所以，所以的话，就多了一个客人。唔，好在我也不麻烦你，菜呢，不要你添，酒饭也不会要你多花费。你晓得的，祁家父子一向吃东西是，是吃不了什么的，两个人合起来还比不上半个乡下姑娘。劳你的驾，只多添一套杯筷就行了。以后你石生老板有什么要我傅某帮忙的地方，我总尽力帮忙。嘿嘿，费力费力，菜要快一点上，酒要好。呃呃。”说完话，怪亲热地拍拍石生老板的肩膀，脸上也是一团和气地笑着。

“没关系没关系，”石生老板答应着，并且也想笑，却笑不出，脸上的肌肉怪麻木地扭动了两下，继续说，“钱米几多为多，几多为少，一个人哪里赚得许多。”

自然，他不能红着脖子跟傅太爷争多论少，更不敢跟他闹

闹嚷嚷。傅太爷今天买田“成契”，一不在自己家里随便弄点什么，二不在裕丰泰随便弄点什么，却巴巴地来照顾他石生老板，这个，他傅太爷“傅算盘”当然有个打算。况且硬要把酒饭一并包括在内，却又不肯多出钱，这不明明是一条盘算别人的路子。然而石生老板还是叫阿森去添一套杯筷。

傅太爷向石生老板交代过，才走进堂屋。

“对不住，”他向大家拱手道，“失陪失陪。——请各位宽衣。”

大家脱下衣，祁幼铭也脱下了那件玄色团花纱马褂，都由傅宜之接过去丢在旁边一张空着的太师椅上。祁大老爷却不脱衣，他背着手站在那里，看堂屋里挂的对联字画，独自笑了笑，摇摇头。沈桐生索性赤膊起来，还扯着那条汗巾勒背上的汗，嘴里则一片声嚷着热。

傅太爷将宝蓝色竹布长衫有条有理地搁在别人的衣服上，然后站到摆好的方桌跟前。

“现在，请各位就坐，”他朝祁大老爷拱拱手道，“请祁大老爷首席，祁二少爷，请坐二席，莫云——”

祁大老爷忽然满脸严肃，扬手一按，口里哑哑的“呃”了一声。傅太爷一愣，停止了说话，堂屋里倒一下静寂起来。

这一刹那间，祁大老爷的心里竟万转千回地绕了个大圈子。他一开始只直感的觉得父子并坐，成何体统，这是断断乎不可的。但一看到儿子那张纯净无邪的脸，又不禁暗地里寻思道：

“他这样年青，正应该海阔天空，无忧无虑地过高视阔步

的日子，才不会销磨了志气。现在因为我之不事家人生产，把个祖业消乏下来，却连累了他也夹在人前丢脸。本来不叫他来，他却非来不可，好象能够跟我在一道分受点苦处，心里好过一点。那末，我如果峻颜厉色地叫他坐到下面去，岂不又给他一个难堪？然而父子并坐，却又太悖于大经大法。士君子处世，本应该有经有权，不过小节不妨有所出入，纲常伦纪之礼则丝毫不可踰越。那末——”

这位“士君子”道貌岸然的脸上，笼罩了一层暗云，脸虽则仍旧昂然地仰起，但到底踌躇着说不出话来。

祁幼铭懂得父亲为什么扬手一按，当父亲哑然一“呃”，又凄然地向他一望之后，不再说话，这意思他也懂得。这时他满怀酸楚，无头无绪地在自己肚里叫屈道，“大哥大哥，唉！”一面向傅正纲道：

“傅老伯，我年青，怎么敢僭各位老伯的座。况且，”他这时似乎感到人家在欺慢他的父亲，忽然感情激动，嘴唇哆嗦，很快地接下去道，“况且家父在这儿，我，我，”他勉强压抑住自己的感情，缓和了声气说，“我当然只能奉陪于末座的。”

祁孟铭听得儿子这样说，透了一口气，脸色又开朗了。便趁着这个时机道：

“还是莫云翁和我坐吧。”

傅太爷连忙点头。

“是是，”他说，“我失礼了。那就请莫云翁二席。祁二少爷请坐三席。沈二哥你——”

祁大老爷脸色马上又沉下去了。他认为傅正纲今天是故意